

談「金聖歎式」的

陳 香

有人翻印過金聖歎的「杜詩批解」（或稱「金批杜詩」，現却易名謂「杜詩欣賞」。擇杜甫若干古近體詩，每首支解為兩截，前四句曰前解，後四句曰後解，而分別批評）；有人又正擬翻印金聖歎的「唱經堂才子書彙稿」（會不會易名？尚不得而知；但此書係於民國二十五年由國學研究社標點，上海新文化學社印行的。其中包括：聖歎內書的語錄纂卷一、卷二、易鈔引、通宗易論、聖人千案，聖歎難篇的隨手通、沉吟樓借杜詩，聖歎外書的左傳釋、古詩解、釋小雅、釋孟子四章、批歐陽永叔詞十二首等篇）。於是，使我再油然想起了金聖歎。

金聖歎，二百餘年來直被一些人「公認」為「傑出」的「書評家」。

林欣仁說：「人瑞善衡文評書，始終不拾人牙慧，卓識博洽，天才傑出，解易評詩，並嘗自選、自批、自刻六才子書，兩百年來，堪稱為第一家。」（見蕉窗隨

評批

筆：談金人瑞

「中國人名大辭典」（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）金聖歎條載：「爲人狂傲有奇氣。嘗言天下才子之書有六，一莊、二騷、三馬史、四杜詩、五水滸、六西廂記。因作各書批評。其水滸、西廂兩種，頗爲世俗傳誦。又三國演義載金聖歎序文，有第一才子之目，故俗以三國演義爲第一才子書。」

「世界人名大辭典」（新醫出版社印行）金聖歎條載：「狂傲有奇氣，博覽無所不通。明亡，絕意仕進，好飲酒，行文評書，爲文洸洋巧恣，雅俗雜糅，有水滸傳、三國演義、西廂記評本，領異標新，迴出意表。」

「中國歷代文學家傳記」（僑聯東方圖書公司印行）金聖歎條載：「矜才傲物，於前人著作，多所評論。然其目光，頗與其他文人不同，獨致力於平民文學，如水滸、三國演義、西廂記等。嘗言天下才

子之書有六：一莊子、二離騷、三史記、四杜詩、五水滸、六西廂記，具見卓識之處。所評莊、騷、史、杜之書，未及卒業而卒。又稱三國演義爲第一才子書。自著有聖歎全集八卷，今傳於世。」

上引這些代表性記載，都異口同聲指金聖歎「狂傲有奇氣」（矜才傲物），且或謂其所評各書「頗爲世俗傳誦」；或謂其「爲文洗洋巧恣，雅俗難糅……領異標新，迴出意表」；或謂其「目光頗與其他文人不同，獨致力於平民文學……具見卓識之處」。足證自來均競相推稱，而彼此亦無不默許金聖歎爲「傑出」的「書評家」。

所以，金聖歎的一向成爲「書評家」偶像，便幾乎可謂衆口鑠金的如山鐵案了。

但究其實，只要你有機會將金聖歎所評釋過的那些書，一一加以概括的檢討，便立刻可能發現出傳統上的推稱、默許，全屬謬悖。

金聖歎不僅不應該被視作「傑出」的「書評家」偶像；甚至還不應該目爲一位「書評家」。

首先，誰都能够把握得到的，就是作爲一位書評家所應有的態度問題。

金聖歎既「狂傲有奇氣」（矜才傲物），誠曾「博覽無所不通」，並且喜歡「衡文評書」；而由於其「狂傲」則自必難免主觀、難免武斷、難免感情衝動，以至於難免意氣用事。

把握了這個觀念以後，不妨再去翻一翻金聖歎所評釋過的那些書，看他到底是如何的評？如何的釋？其次，誰都能够一目瞭然，金聖歎的評書、釋書，始終沒有中心系統可言，甚至語無倫次，違情背理，褒貶恣肆，冷熱失常，有時嚴肅得像史筆，有時却又輕佻得像打諢揶揄一般。

倘使說這便是「奇氣」，便是「巧恣」，便是「領異標新，迴出意表」，便是「具見卓識之處」，那真屬冤哉枉也！這便是「傑出」的「書評家」所應有的態度嗎？何況；還可予以推稱、默許，而相沿視作偶像？

說金聖歎選評「六才子書」，「議論皆發前人所未發」（吳見思語）；而「推崇水滸傳、雙文記（按：指西廂記），見地更高，用心亦苦。」（毛序初語）

暫不談「西廂記」，因說來話必長；且看一看金

聖歎在「水滸傳」中的那些評語，則竟然盡是：「奇哉」、「險矣」、「妙」、「妙極」、「此處絕妙」、「嫂嫂一」、「嫂嫂二」……之類，這固然是「發前人所未發」，但分明只屬於喝采，絕非有益的啟發性批評；所謂「見地更高」，事實上是原書本來就有其不可磨滅的光芒，金聖歎不過再信手略施小技，予以圈點烘托罷了；至於「用心亦苦」，則完全「苦」在金聖歎想自己表現出其「奇才傲氣」，將當時還不便「登大雅之堂」的小說，與「離騷經、南華經、史記、杜詩」扯在一起，合稱「六才子書」的投機取巧膽識而已。

金聖歎擇批杜甫的若干古近體詩，將其每首活生生的支解為前後兩截，是否合理？姑且不論。以「縛雞行」一詩為例，便可測得出其所體會及所做的，到底有些什麼？

金聖歎說：「此首全是先生（按：指杜甫）借鷄說法。前四句『小奴縛鷄向市賣，鷄被縛急相爭喧。家人厭鷄食蟲蟻，不知鷄竇還遭烹。』借孟子牽牛章，牛羊何擇，演成妙義。後四句『蟲鷄於人何厚薄，吾叱奴人解其縛。鷄蟲得失無了時，注目寒江倚山閣』

。」蟲鷄鷄蟲連呼，是法平等。叱奴解縛，怨親俱釋。注目寒江，悲衆生之無了時。獨倚山閣，歎先生之登上地也。妙絕。」

如此解法，如此評語，與其說是對杜詩的「微言特筆」，毋寧說是抒金聖歎自己的非非之想。

釋「左傳」，以金聖歎對「鄭伯克段於鄆」中的「愛共叔段，欲立之，亟請於武公，公弗許」等四句為例，其批釋則是：「爲莊公者，中心藏之，何日忘之。須知愛共叔段欲立之七個字，反面便是廢莊公而殺之六個字。讀書人須要眼光穿出紙背，只爲此等句。易儲大事，只爲小小愛憎起，婦人胡可復與語。此姜氏第一案。」

這也能算「發前人之所未發」？能算「金針暗度」（張一鶴語）？簡直是在信口開河。

而在全篇的前後評語中，金聖歎計用過「奇絕」、「益復奇絕」、「妙絕千古」、「此真千古神奇之筆」、「文極忙，筆極閒，千古絕奇之法」、「此句妙絕」、「妙妙」、「奇妙」等一系列字眼，更是「狂傲」的充分流露，豈堪謂爲「奇氣」？

評古詩二十首，對「青青河畔草，鬱鬱園中柳」

兩句，金聖歎的評語是：「此祇一解之半耳。凡詩中用半解者有二：有主句而不可盡言者，有賓句而不可多言者。此則賓句也，爲欲叙盈盈一解，故先鋪叙此半解。」

對「盈盈樓上女，皎皎當窗牖。娥娥紅粉粧，纖纖出素手」四句，評語是：「爲欲叙昔爲一解，故又補叙此一解。」

對「昔爲娼家女，今爲蕩子婦。蕩子行不歸，空牀難獨守」四句，兼歸納的評語則是：「此解方是正文耳。然不便唐突說出者何也？詩中思婦，大約如屈原所擬，既已委質事人，自當默抱忠悃，則獨守空牀之苦，誰得知之？曰：因見其盈盈皎皎始知之耳。故先叙前一解云云；然彼既非倚門，人亦何敢流盼？曰：爲見青草，因望垂楊，始亦見之耳。故又先叙前半解云云；此特爲思婦存身分處，史漢列傳中，常用此倒筆，不意詭言亦有之也。」又說：「看其通首純用倒叙，真是奇法，笑殺陸機劉鑠輩，每好作擬古，竟不知青青河畔草，古人從何處布置也？」

如此分析，如此批評，誰還敢說非武斷？非恣肆？所謂「奇氣」，實則全係「巧恣」。

批歐陽永叔詞十二首中的「長相思」（美人）：

「深花枝，淺花枝，深淺花枝相並時，花枝難似伊。」

金聖歎說：「四句十八字，一氣注下，中間更讀不斷，真是妙手。看他四句，有四個花枝字，兩個深字，兩個淺字。」

又：「玉如肌，柳如眉，愛著鵝黃金縷衣，啼粧更爲誰？」金聖歎則說：「後半不稱。」但接着又說：「只看前半闕，不用一字，只是一筆寫去，却成異樣絕調；後半闕，偏有許多玉肌、柳眉、鵝黃、金縷、啼粧等字，偏覺醜拙不可耐。然則作詞之法，因可得而悟也。」

「得而悟」到些什麼？無後闕襯托前闕，四句十八個字仍嫌空泛；有玉肌、柳眉、鵝黃、金縷、啼粧呼應深淺花枝，不正使深淺花枝與人更自然、更多采多姿嗎？

如此針砭，如此偏見，不要說批評，就是單談欣賞，也已經過於感情用事了。

以上，只屬隨手舉例的幾個見證，爲惜篇幅，不敢贅引細論；不過，由此亦已足堪窺見「金聖歎式」書評之一斑了。

金聖歎的主觀評書方式，於有清一代，承其衣鉢、步其後塵的，的確曾大有人在。而其中，較負一時名氣的，乃為長洲徐而庵、毛序始與武進吳見思、許庶庵。

然則，何以無人對「金聖歎式」的書評表示異議？而兩百餘年來，一直只見推稱、默許，因致促使其成為「傑出」的偶像「書評家」？

一個人的看法或者不大可靠；難道，一些人的「公論」，衆口鑠金，也會將錯誤遺留到現在，而尚未見有任何反對的論調？

我覺得：這一方面是錯誤的根蒂既深，尤其是民間對「水滸傳」、「西廂記」、「三國演義」等書的長久普遍流布，已先入為主，何況積重難返，絕非寸言尺語所可匡逮的；一方面則是「金聖歎式」的評書方法，有如藤蔓，全附着「六才子書」而存，「六才子書」既各有其堅碩的生命與不減的光輝，搖旗吶喊而事事喝采的，自然也就大有其安全憑藉。誰想偃旗或喝倒采，誰又不會去聯想到吃力却不一定討好的後果？

此外，還有三點，亦是不能忽略的：

第一，由於偏愛者對金聖歎的竭力推崇——佩服其博覽羣書，敬愛其奇才傲氣。這一類人物，可以姚雲章、廖柴舟、王衡仁等為代表。

姚雲章說他：「於往世經史文章及稗官雜曲，獨出其手眼以品評之，褒貶之，而自成爲一家言。」

廖柴舟說他：「凡一切經史子集，箋疏訓詁，與夫釋道內外諸典，以及稗官野史，九彝八蠻之所紀載，無不供其齒頰，縱橫顛倒，一以貫之，毫無剩義。」

王衡仁說他：「先生天賦奇才，地鍾傲氣，凡所評書，領悟特異，立論標新，發言迴衆，千百年來，殊別開生面也。」

可見，對金聖歎的偏愛觀念，是早自清時便已蔚起了。

第二，由於巧恣者對金聖歎的競相模仿——清代的學術風氣，受時勢所囿，始終蕩漾於「爭博」、「鬪奇」的漩渦之中。金聖歎「縱橫顛倒」、「自成爲一家言」的「奇才傲氣」，正合時宜，所以，師承者也就趨之若鶩，造成了一種「各倖其倖，各是其是」的傾向。這一類人物，可以毛序始、徐而庵、吳見思

、許庶庵等爲代表。

毛序始釋「山海經」、批「平山冷燕」；徐而庵解「國風」、批「世說新語」、批「搜神記」；吳見思批「西窗集」、批「欽枕集」、批「李娃傳」；許庶庵批「穆天子傳」、批「西湖三塔記」、批「洛陽三怪記」、釋「三言」、釋「燒餅歌」。

可見，履迹金聖歎的，在清時已滙成了汨汨的評書小支流。

第三，由於盲從者對金聖歎的徹底附和——這一類人物最多，舉不勝舉，也最可憐兼可歎。自己對原書既不求甚解，不加體認，一味囂於「才」，驚於「奇」。本來都是食古不化的，又深受了前述兩類人物

的影響，於是，便以爲凡屬金聖歎所批釋過的書，都已「經過畫龍點睛」（李禮庭語）、「金針暗度」，難免要由盲從而附和，由附和而迷信，由迷信而入魔。

可見，「公認」金聖歎是一位「傑出」的「書評家」的，既如此昏昏噩噩，那還不會把他當作偶像去崇拜？

我無意翻案，也不是想鞭屍；其所以拉拉雜雜的寫成本文，乃是驚訝於今日有人竟還在繼續推稱、默許「金聖歎式」的書評，並接踵爲其書評作進一步的擴大傳播。

爲恐再有人冤哉枉也的受愚，所以，如鯁在喉，怎能不一吐爲是？

• 下期重要預告 •

台灣的雜誌到底有多少？現在市面上流通的又有多少？每一家雜誌的名稱、發行人、主編、開本、定價、創刊年月，社址、電話和郵撥號，我們已蒐集詳細的資料，請讀下（十二）期本刊「談台灣的雜誌」和「全國雜誌目錄」。